

香港 深度

专访工权会总干事萧倩文：记住每一个在城市发展中牺牲的名字

“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建立在生命、血汗之上，我们应该要知道或者记住他们，而不是当没有存在过。”



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倩文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王瀚梁 发自香港 | 2023-01-12

[工殇地图](#)

[工殇纪念碑](#)

[工殇纪念日](#)

[工权会](#)

[萧倩文](#)

[陈锦康](#)

[工伤事故](#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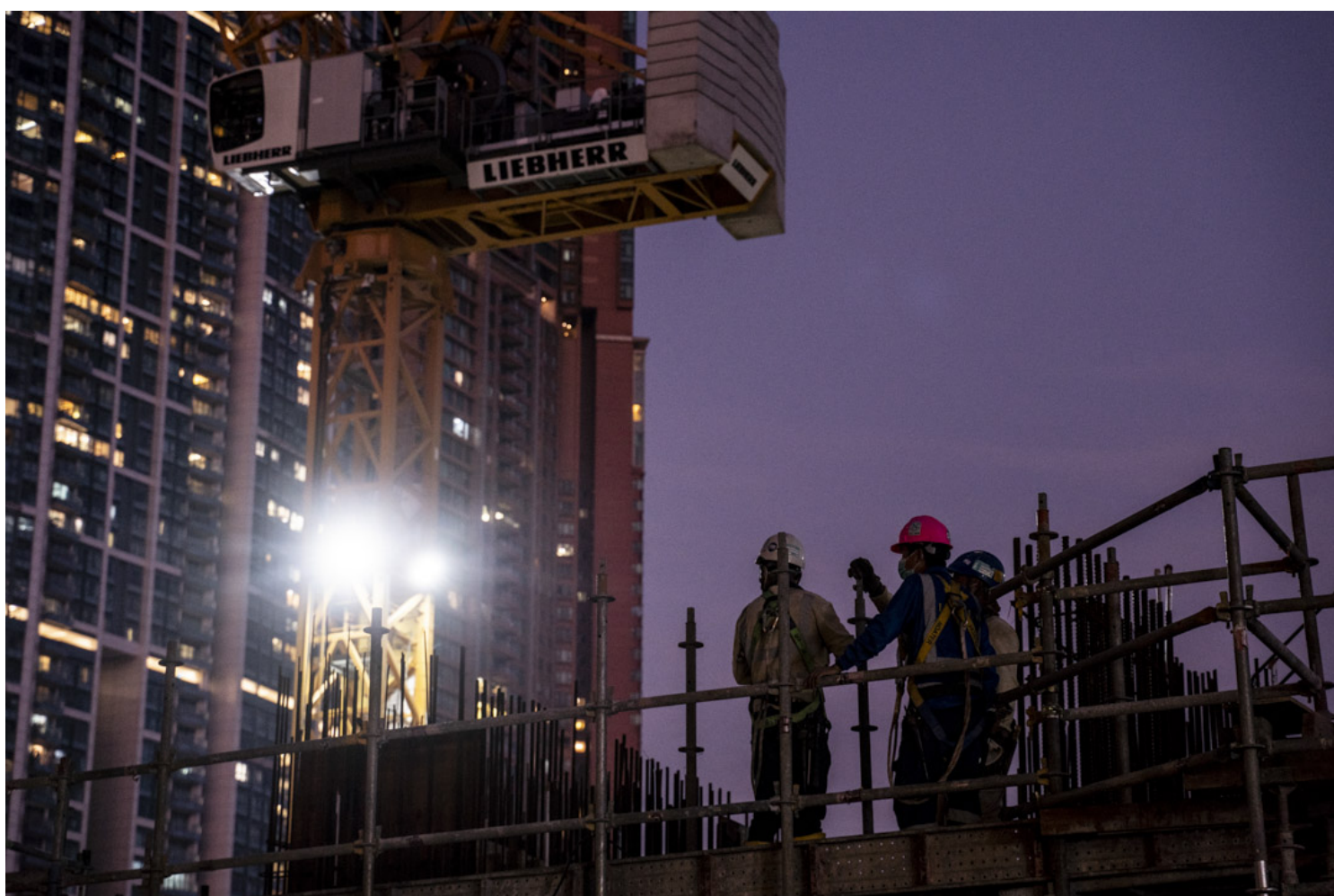
2022年12月13日至16日，短短4日间，何文田加多利山、油塘东源街，葵涌货柜码头、东涌裕东路，发

生4宗工伤意外——有搭棚工人从高处坠下；有工人被突然跌下的工字铁击中；有工人被气体爆炸弹飞超过10米；也有双层巴士撞向停泊路上的密斗货车及客货车。4宗意外共造成5人死亡。

“好愤怒、痛心，意外不断重复发生，感觉好无奈。”在那个星期，工业伤亡权益会（下称工权会）总干事萧倩文和她的同事，每日进出不同医院和殓房，陪伴突然丧失至亲的家属，见到一个又一个心碎的脸孔，和他们流不尽的眼泪。

其中一个去世工人的太太，去医院时仍很冷静，她不知道丈夫已经过身，直到抵达医院后发现很多人在场，才察觉事态严重，“我觉得很残忍，但又不能够不告诉她现实。”萧倩文缓缓说起在医院看到的画面。直到警察把太太带到一旁，告诉她“处理这种工业意外死亡的个案都比较复杂”，她才知道丈夫去世了。

萧倩文默默陪在太太的身旁，抱着她，叫她要好好挂念丈夫。太太觉得最痛心是丈夫来不及跟她好好道别便离开，觉得很不甘心。萧倩文安慰她，“将想对丈夫说的话都放在心里，发梦看见丈夫时便告诉他。”后来太太看到丈夫遗体，便对着遗体说“有甚么话你报梦给我知吧”。这是太太一个小小的盼望。



西九龙一个建筑地盘的工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字习思念

根据劳工处数字，2017年至2021年期间，每年职业伤亡个案平均为32408宗，而平均死亡人数为238人；但是，2021年的死亡数字则高达263人，创下10年新高。

工权会是一个只有15名职员的小组织，单单在2022年间，工权会处理了约300宗工伤个案，包括约70宗死亡个案。萧倩文在工权会工作将快14年，担任总干事也3年了。在这10多年间，她见过无数痛失至亲的家属，安躺在殓房中的遗体，和突然破碎的家庭。可是那天她在医院里，抱住惊闻噩耗的太太时，依然禁不住一起流泪。

她形容这份工作，总是围绕着死亡和眼泪。

萧倩文在大学修读公共政策，本身没接触过工运，只是在其中一次实习时，到特殊学校了解复康范畴，期间发现护理员工时太长、劳损等劳工权益问题，遂自发设计问卷，向特殊学校反映护理员工作情况。

14年前，她刚毕业不久，在资讯业界工作半年，但觉得工作气氛不适合自己的，于是另觅工作。当时看见工权会的招聘广告，只列明须大专毕业、懂处理简单文书，没有其他特别要求。她尤其记得在招聘广告上的相片，“只有几个同事，很纯朴，好像一个家庭”，就这样吸引了她去应征。

面试当天，坐在她面前的是时任工权会总干事陈锦康。陈锦康自80年代起担任工权会总干事，90年代争取政府立法禁止手挖沉箱，替工伤遇难家属争取权益。投身工伤权益工作30多年，广受工人、亲属、工运人士敬重。

陈锦康在面试中，和她好像朋友般聊天起来，谈起社会，也谈起劳工，竟然聊了很多个小时。面试过后，萧倩文决心到工权会工作，希望“将来可以在危难的时候帮到人”。

最初入职时，萧倩文坦言并不懂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。时间回到2009年9月13日，当时仍在建筑中、位于九龙站的环球贸易广场（ICC），发生一宗严重工业意外，升降机机槽的工作平台突然不胜负荷，直坠槽底，6名在工作平台上清理杂物的工人当场惨死。

萧倩文记得，她和同事赶到医院，和家属走入停尸间，看到工人的遗体被布覆盖着，“我只敢望着那双安全鞋，不敢望整个人”。家属在她身旁痛哭，她初次接触这种场面，呆站一旁，“不懂得处理，只是站着看同事们在忙”。纵使知道自己的工作需要安慰家属，却禁不住和他们一起落泪。

“面对死亡，看到的就是苦难。”她说。

那时的萧倩文，只懂解释处理工伤索偿的程序，讲解法例，“说你要加油、要撑住，还有子女要照顾之类。”她不敢说得太多，因为怕说错话，后来她才明白，亲人离世，谁人都没法改变事实，家属只能慢慢接受，“我们能够做的，是捉紧和他们生活的那些美好片段。”

她现在常常建议家属，在家里放满离世者的相片，“就当他仍在这里一样，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存在。”



萧倩文与工友们在葵芳摆街展，向途人派传单宣传工业安全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虽然在工作时目睹很多生离死别，但萧倩文说，直至她的母亲在2015年因病离世，她才真正理解失去至亲的痛。

她记得那个寒冷的晚上，医院外正下着大雨，她向躺在病床的母亲匆匆道别后便回家。回家后却在半夜惊醒，觉得心绪不宁，然后她接到医院来电，但已来不及见母亲最后一面。未能与母亲告别，她一直觉得很遗憾。

在那段时间，萧倩文跟同事说，她暂时处理不到死亡个案。“原来一个人面对至亲死亡的心情是这样的，以前我体会不到，只会说些很公式化的安慰说话。现在才体会到那种打击有多大、伤痛有多痛”。

既然伤痛没法磨灭，不如好好学习思念。萧倩文在母亲离世后，把母亲的故事写下来，让亲友能记住那个在她回忆之中的母亲。近年，萧倩文和工权会也为意外离世的工人制作纪念册，将他们的故事、生平记录下来。“我们发现家属处理后事的时间很短暂、急促，没有时间去整理自己的情绪，也没有机会好好道别”。她也鼓励遗属将各种相处点滴、心路历程都记录下来，好让日后继续思念对方。

不过，并非每个人都愿意直面伤痛。萧倩文曾探访一名工人遗属，发现她把丈夫的遗照通通收起，因不想让儿子和他的同学看见相片而感到害怕。但萧倩文觉得，掩饰了伤痛，但伤痛不会就此消失，只带来更多遗憾。

她忆起，曾有人联络工权会，指父亲20多年前因工业意外去世，但他的家人多年来从来没有向他提及此事。他希望工权会能帮忙找到当年的资料，让他知道父亲因何离他而去。最终工权会找到当时的剪报，“对他来说，是一个好大的释怀”。

默默奉献

萧倩文在工权会10多年来见尽各种离散，当一个人静下来时，也曾感到无力；加上几年前，她的孩子出生后，她更觉得欠缺时间陪伴家人，曾考虑辞职。“有一次在蓝田放工，买了菜，回家途中突然间收到电话，于是带着菜去医院处理个案。回家那刻真是觉得很崩溃、很辛苦。”

正当她困惑之际，在工权会和她并肩10年的总干事陈锦康却突然中风，于是萧倩文接手他的工作。那一刻她没有感到矛盾，只想一心一意做好这件事，“我觉得我要还一些债和情，陈生多年来都对我们很好，在这个时间不能离他而去”。当时她以为陈锦康一段时间后就会复康过来，但在她接替总干事工作不久后，陈锦康便撒手人寰。

对萧倩文而言，陈锦康影响了她一生。陈锦康自1983年加入当时的基督教工业委员会，担任工伤组义工。工伤组后来发展成工权会，陈锦康随后担任工权会总干事。30多年间，每当有工伤意外发生，总会看见“康仔”的身影，在现场安抚家属，协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，向雇主争取工伤权益。

萧倩文自入职以来，便跟着他一起工作、开会。这位一生为工伤工人、遗属权益奔走劳碌的工运斗士，是萧倩文的眼中“严师”。萧倩文最记得他的严格和一丝不苟——当年和他一起处理工业意外个案，到医院等候家属，等了好一段时间，萧倩文觉得肚饿，便拿出带来的面包，结果却被陈锦康训斥“家属都未吃，你吃甚么？”





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倩文与同事开会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萧倩文现站在他的位置，才明白在处理好个案、安抚到家属前，是不会感到肚饿的。2022年9月，观塘安达臣道发生天秤倒塌事故，酿成3死6伤，萧倩文早餐也来不及吃，就赶到事故现场，在地盘上站了8个小时。其后她一直忙碌了好几天，也没有胃口吃饭。她那时只想喝啤酒，就如陈锦康生前那样。

回想和陈锦康生前的相处点滴，萧倩文笑说，“他严厉之余，也有温柔的一面，他很怕别人哭的，只要一哭他便会收口。”他也很关怀同事，同事家里发生了甚么事，他都会关心。

陈锦康于2019年突然离世，萧倩文在这段时间很迷失。她回想起陈锦康在工权会付出了半生，默默为工人、亲属奉献，直到离世前，念兹在兹仍是工人的权益。正是这种舍己为人、不求回报的精神，改变了她的生命，她从而找到了信仰。“为甚么他可以在这里付上他的人生？我觉得这个力量太大了，唯一解释就是上帝感召，他展现的是基督精神。”

萧倩文在陈锦康身上感受最深的，是应该要做的事，就要毫无保留地去做。“以工人、家属权益为首要，是我一直相信的事。”

信仰使她学懂谦卑，她自问学识不高，口才不算了得，工作上有很多不足，但她相信，“上帝差遣你去做某件事，是因为你有能力，你做得好。”她觉得在陈锦康手上接过这份使命，可能也是上帝的旨意。

不要遗忘

为遇难工人设立“工殇纪念碑”，在碑上刻上每一个有血有肉的名字，是陈锦康争取半生的宏愿。

香港现存关于工伤受难者的纪念碑或牌匾有3个。第一个是悼念万宜水库兴建期间5名工人殉职的“万宜水库纪念碑”。当时兴建水库历时7年，由4间外国公司负责，最后只有意大利公司于1978年9月立下石碑，现置于万宜水库东坝。

第二个是悼念赤角机场兴建时49名工人殉职的“香港工人死难纪念碑”，置于汀九的香港机场核心展览中心外。第三个是一个没有名字的“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”纪念牌匾，该牌匾原本放在科学馆的“职业安全展览厅”中，后来被迁往至更偏远的青衣职安健学院，市民鲜少接触得到。上述两个纪念碑／牌匾则由政府设立。

工权会在90年代已极力争取港府订立工殇纪念日和工殇纪念碑，并于每年4月28日举办游行和集会，但政府一直置若罔闻。萧倩文指政府以往曾称工殇纪念碑很负面，不符合香港旅游城市的形象，近年更“连回应都没有，只表示知道我们的意见”，这反映政府如何看待工人的生命。

“连一个有名的纪念碑都没有，代表的是不重视。如果我们视工人为殉职，为建设城市而牺牲，他们是一定值得有名有姓。”她说。





工业伤亡权益会会址的走廊墙上，贴上了多年来为工人维权的新闻报道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2022年是工权会成立40周年，他们在展览上展出的“工殇地图”，列出了300多个在这城市建设中牺牲的工人名字，以及关于殉职工人的报导。地图上的标记布满全港，每一个标记都代表着一个生命，和一个破碎的家庭；这些标记就在社会上每个人的生活之中，可能在你我身处的大厦，或每天经过的道路上。萧倩文希望社会不要遗忘，“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建立在生命、血汗之上，我们应该要知道或者记住他们，而不是当没有存在过。”

疫情关系，2022年的4月28日，工权会只能改为以流动方式进行工殇纪念日活动。他们邀请途人向自制的纪念碑献花，但这个只得数人举办的活动，同样遇到警方阻挠。警方全程监视录影，10多个警员全程戒备。

过往，每年出席集会发言的工权会第一任总干事、前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，今日因国安法身陷囹圄；多年来与工权会一同争取劳工权益的职工盟，于国安法实施后、一年多前宣布解散，属下工会亦面临会员退会、解散，或因压力转趋低调。

失去这些多年战友，萧倩文坦言感觉“好空虚”，“现在要单打独斗。工会的人去了不同角落，这件事是很伤感”。2022年的五一劳动节，她看不到职工盟、工会的旗帜在街头飘扬，也听不到李卓人为工人声嘶力竭地叫喊，“觉得好唏嘘，不知怎样形容才最贴切”。

萧倩文直言，社会上少了劳工团体，最大损失的一定是工人——失去了工会，工人难以知道自己的权益，即使知道也无办法壮大，“只得一个人去发声，而没有集体的声音。没有了工会，工人就好像散沙。”

生命何价

街头上失去了战友的身影，议会内亦是如此。

2022年5月，政府刊宪修订《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》及《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》，并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。这两条规管职安情况的条例，均超过20年未有修订罚则。

根据现行条例，持责者如被定罪，最高罚款额为50万港元及最高监禁12个月。政府这次提交的修订条例草案，建议可公诉罪行的最高刑责升至罚款1000万元及监禁两年，亦将检控期由半年延长至1年。

刊宪数个月后的9月7日，秀茂坪安达臣道一个地盘里，有一个重达65吨的天秤突然倒塌，压毁地盘内多个

货柜改装而成的办公室，事件最终酿成3死6伤。



2022年9月7日，香港秀茂坪安达臣道地盘一个重达65吨的天秤突然倒塌，压毁地盘内多个货柜改装而成的办公室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事件在社会引起轰动。《明报》[翻查](#)2018年至2022年8月劳工处的新闻公布，统计89宗共酿成95死的工业意外法庭裁决，共有170次定罪，平均罚款是7.39万港元，77%是罚款10万港元以下；无人被判处最高刑罚，只有一名雇员曾被判监两周。劳工处则回复《明报》指2017至2021年间曾29次就刑罚提上诉或覆核，惟经律政司考虑后，部分放弃覆核申请，而最终无个案进行覆核聆讯。

政府亦对天秤倒塌事件表示高度关注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表示会聘请独立专家调查事件，并将巡查全港天秤地盘。行政长官李家超则于事件后指，希望立法会尽快审议和通过条例修订，加强刑罚阻吓力。

萧倩文原以为这一场工伤事故得到广泛关注，条例修订能够在议会内顺利审议通过。但事实上，即使在“完善选举制度”后建制派主导了新一届立法会，条例草案一旦涉及到商界利益，就引起商界议员不满。他们认为草案将罚款定得太高，中小企业会因此破产；其中担任建筑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立法会议员陈曼琪，更在会议途中离场抗议，随后有4名议员附和离场。

条例修订至今仍未能通过，萧倩文指出，立法会议员“支持”“修例”只是口头承诺，一旦涉及到利益

条例修订至今仍未能通过，萧倩又指是因为立法会议员“一旦拉布”，“我觉得是各怀鬼胎，只是维护自己利益，便继续牺牲工人。为甚么他们总是觉得自己会违例，而不是去改善安全情况？”她觉得这些议员很冷漠，条例修订在立法会拖了4个月，期间不断有工业意外发生，“究竟他们的良心在那里呢？”

发生天秤倒塌事故的地盘承建商“精进建筑”，前年亦曾涉及一宗致命工业意外，被罚款1.3万元，而5个月 after，“精进建筑”获香港房屋协会（房协）批出这个安达臣道工程项目。天秤事故发生3个月后的12月14日，油塘东源街地盘一名工人清拆工字铁期间，被塌下的工字铁压住，送院抢救不治。这个地盘的承建商，亦是“精进建筑”。

萧倩文当日在医院，就是抱着这名殉职工人的太太流泪。



尖沙咀一个地盘外有关于工业安全的标语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坚持下去

1986年，葵涌马可硝皮厂爆炸，导致13名工人死亡，其后政府立例规管危险化学品。90年代，大量手挖沉箱工人吸入石粉可能引发肺尘埃沉着病（肺积尘），而1995年西环士美菲路沉箱意外，两名工人更惨遭压埋。在陈锦康积极推动下，政府终禁止手挖沉箱。2012年九龙站墜下坐落发生飞棚意外，一名工人搭棚

日主，在外部亦承伙做推枰工，政府亦禁止了这工种。2012年九死回生八十四级工友殉难后，一名工人因维修冷气期间堕楼死亡，至2021年政府终规定建筑物须设置足够的进出途径，以供保养及维修其外部建筑构件。

萧倩文形容，每一次政府对职业安全的改善，都是“用工人的鲜血换来的”。

这个世界会变好吗？她说自己不是会思考得太长远的人，不知道未来会如何，“但是坚持下去就没有问题”。

“我们要有一个强大的心去应付突如其来的意外，我会继续站工人、家属的一方，和他们同行。寄望家属能够在困难中重新出发，寄望无助的工人能够重新站起来。寄望所有弱势、困难的人都能够得到力量。这一件事永远不变。”

萧倩文现在较少在梦中见到陈锦康了。在她的座位对面，仍然贴着陈锦康的相片，相片中的“康仔”笑得开怀。座位一旁，则放满她和母亲的合照。在背后一个个厚重的文件和资料夹中间，写着“坚持”两个字。